



「俄」伊·奥多耶夫采娃 著
蓝英年 译

塞纳河畔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俄」伊·奥多耶夫采娃 著
蓝英年 译

塞纳河畔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塞纳河畔 / (俄罗斯) 伊·奥多耶夫采娃著; 蓝英年译.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142-1239-6

I. ①塞… II. ①伊…②蓝… III. ①奥多耶夫采娃, E.

(1895 ~ 1990) —回忆录 IV. ①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9523 号

塞纳河畔

著 者: (俄罗斯) 伊·奥多耶夫采娃 (著) 蓝英年 (译)

出 版 人: 赵鹏飞

责任编辑: 肖贵平

执行编辑: 冷雪涵 罗佐欧

责任校对: 岳智勇

责任印制: 杨 骏

责任设计: 侯 铮

排版设计: 北京盟诺文化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315 千字

印 张: 14.25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I S B N : 978-7-5142-1239-6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译者的话

1989年秋天，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位于苏联海参崴市的远东大学教授汉语。汉学系五年级学生伊林娜，热爱中国文化，经常找我问问题。一次，她竟然让我给她讲解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令我惊讶不已。她送给我一本《塞纳河畔》，这是刚刚出版的新书。伊林娜说，我可能对这本书感兴趣。我已经买了不少书，可读过的却很少，便把《塞纳河畔》随手插在书架上。寒假我没回国。海参崴的冬天不算太冷，但一来寒流就像俄国人所说的，“冻死狗”了。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出门是不可能了。我随手拿起《塞纳河畔》，翻翻伊林娜说我可能感兴趣的那本书。这是一本回忆录，讲的是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流亡巴黎等地的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和诗人在国外的坎坷经历。我马上被回忆录吸引住，接连读了两天，可以说是一口气读完的。我仿佛顿时离开冰天雪地的远东海港，置身于阳光灿烂的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作者奥多耶夫采娃把我带入俄国流亡作家和诗人的世界中，他们当中，有的我知道，有的从未听说过，现在才认识。我同他们一起喝茶，一道散步，对他们渐渐熟悉了。

奥多耶夫采娃是俄国的长寿女诗人，1990年逝世，活了95岁，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后的两三位老太太之一。她丈夫格奥尔基·

伊万诺夫是阿克梅派诗人。他们同是古米廖夫领导下的诗人车间的成员。奥多耶夫采娃在回忆录《涅瓦河畔》里详细介绍了古米廖夫和诗人车间，在《塞纳河畔》中只捎带提起，我也不多写了。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夫妻双双流亡巴黎。

《塞纳河畔》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诗人伊戈尔·谢韦里亚宁。他是俄国自我未来派诗人，20世纪初曾名噪一时。受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等著名诗人的推崇。他更是女士们心目中的“紫罗兰王子”。他每到一处，女士们为留住他，把他的马从马车上卸下来，夜晚围着他的窗户唱歌。他沉醉于自己的成功中，忘乎所以地写道：“我征服了文学，像雄鹰一样飞上声震寰宇的宝座。”但他过分卖弄辞藻，热衷创造新词，采用复杂的韵脚，弄得真情越来越少，思想越来越浅薄，最终失去了诗意。伊万诺夫说他的诗名是阿·托尔斯泰骂出来的。回忆录里举出被阿·托尔斯泰骂他的那首诗：

把螺旋锥插入木塞，
女人的目光不再羞涩，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菠萝浸在香槟酒中，
而我整个浸在挪威的，西班牙的……

“这种狗屁不通的东西也配称为诗，”阿·托尔斯泰差点气昏，“俄国诗歌堕落到何等地步！”反对谢韦里亚宁的人把阿·托尔斯泰的话捅到《新时报》上，以为谢韦里亚宁这下准完蛋了。然而事与愿违，这几句歪诗像中国的顺口溜，一下子便能记住。

诗中提到女人、菠萝和香槟酒，颇对气味相投的人的脾胃，很快传遍全国。谢韦里亚宁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全国。很难说真有其事，但这种传说别的作家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不管传说真假，他的诗越写越坏却是真的。虽越写越坏，却越坏越写，终于成为写作狂。爱沙尼亚《今日报》主编向他发放沉默抚恤金（一发表诗立即取消）恐怕不是编造出来的。我买过他的诗集，看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谢韦里亚宁像一道流星，在20世纪初叶的俄罗斯夜空上闪耀一下便消失了。专门研究白银时代诗歌的北大顾蕴璞教授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时，也选不出他的几首诗来。

回忆录中第二个登场人物是诗人叶赛宁，1922年奥多耶夫采娃与他在柏林不期而遇。叶赛宁是俄国影响极大的诗人，也可以说是苏联诗坛奠基人之一。他带着忧郁的情调讴歌古老的俄罗斯乡村、草地、白云和农舍。他是来自乡村的诗人，采用的却是象征主义的手法，人们不知道把他算做农民诗人，还是归入象征派。他的《狗之歌》和《流浪汉》都是影响极大的佳作。叶赛宁1925年12月28日自杀后，便从文学史中消失，他的书遂成禁书，直到1955年才解禁。他同美国舞蹈家邓肯的婚姻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他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还是个谜。像他那样气质的人完全可能自杀，但不能排除他杀，因为有不喜歡他的苏联领导人。1993年我在俄罗斯闲来无事，把12月28日那一昼夜，根据所收集到的材料，排列了一个时间表，发现叶赛宁有将近两个多小时的空白时间，没有证明人。原想写一篇论证叶赛宁是他杀而不是自杀的文章，终因材料不足而作罢。

1955年我大学毕业时，苏联教师悄悄地赠送我一本《叶赛宁诗选》。这是一本白封皮的薄薄的小开本书。当时没读，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读了。那时白天睡觉，夜里炼钢。在“大跃进”高潮中读叶赛宁，仿佛吸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我觉得他像个牧童，横坐在牛背上，唱着动听的牧歌。奥多耶夫采娃写出我完全不知道的叶赛宁的另一面，“那个到处寻衅滋事的叶赛宁。他像一阵旋风，一股龙卷风。遇到它会把头吹断”。她同叶赛宁在一起不过待了五六个小时，但她善于观察细节，寥寥几笔，便写出叶赛宁的流氓相。他们在餐厅邂逅，叶赛宁便抓住她的手把她强拉到餐桌前，叶赛宁叫她留下，蛮横地说：“算了，谁还会思念身在巴黎的丈夫。您不能走，因为我不想让您走。”但她无法留下。吃完饭奥多耶夫采娃同叶赛宁的一帮狐朋狗友一起去看邓肯。邓肯用舞蹈表达了她同叶赛宁的关系。“在她的每个动作中，在她的身体里，有一种粗俗肉欲的优雅，一种勾魂摄魄的女人的魅力。节奏越来越快，披肩旋转、颤抖。突然，我看得很清楚，披肩复活了，渐渐变成流氓。她已经不是在同披肩跳舞，而是在同流氓跳舞……她突然猛地把流氓甩到一旁，流氓立即还原为披肩，落在地上，她使劲用脚踩它。”写叶赛宁“另一面”的书，以后看得多了，但最先打破我美好印象的是《塞纳河畔》。

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这对夫妻的大名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知道，但在1989年以前却从未读过他们的任何作品。因为他们是著名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成为“魔鬼”的同义词。苏联不会出版，中国不会翻译。今天看来，他们虽然

反对布尔什维克，但热爱俄罗斯，还想要把俄罗斯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放出来。希特勒占领法国期间，1941年6月22日，梅列日科夫斯基竟在巴黎电台发表演说，称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为新的十字军东征。他对希特勒绝无好感，但只要达到他的目的，“同魔鬼打交道也行”。他的变节行为为大多数俄国侨民所不齿。但综观梅列日科夫斯基一生，仍不得不承认他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他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他的长篇小说《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包括《众神之死·叛救者尤里安》、《众神复活·达·芬奇》和《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谢》，都是有价值的历史小说。他还写过评论俄国古典作家的书，如《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与小鬼》等。他的三部曲都已译成中文，我只读过《众神之死》，很想读《果戈理与小鬼》，因为果戈理是我青年时代偏爱的作家，但一直未能如愿。

吉皮乌斯是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如果算上未出版的作品也可以说著作等身了。她是俄罗斯象征派的领军人物。她在巴黎是人人躲避的老妖精。托洛茨基谈到她时说过一段话：“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鬼怪。既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有妖精。可每一想起吉皮乌斯，便相信世界上确实有女妖精。”叶赛宁说吉皮乌斯是蜚人的黄蜂，因为她攻击起人来极为恶毒。奥多耶夫采娃把她比作果戈理小说《维》中从棺材里探出身子的百人长小姐。这个比喻未必恰当，因为在巴黎的时候吉皮乌斯已年近六旬，仍浓妆艳抹，脸上抹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涂得嫣红，脖子上挂着红珊瑚项链，手握长柄眼镜，正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妖精的打扮。她随意

刺人，叶赛宁说她像黄蜂是不错的。吉皮乌斯一副睥睨一切的神态，仿佛君临天下，同谁打招呼都是一种恩赐。她和梅列日科夫斯基都把自己视为特殊的人，众人崇拜的偶像。吉皮乌斯名声大，却无像样的作品。她不接受布尔什维克，但并无损害苏维埃政权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曾访问过中国）在《星火》杂志主持《20世纪俄罗斯缪斯》专栏。1989年叶甫图申科想发表吉皮乌斯的诗，书刊检查机构不批准。但他神通广大，电话竟打到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头头那里，头头一听见吉皮乌斯的名字，仿佛被开水烫了一样，连声喊道：“反苏分子，反苏分子，不能发表！”这位头头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已经过了70多年，吉皮乌斯还能对苏联产生什么有害的影响？我看过不少回忆她的文章，但没读过她的诗。不是不想读，而是读不下去。她的作品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如能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我倒想阅读。

奥多耶夫采娃用较多篇幅刻画女作家苔菲，苔菲是值得特别介绍的俄国作家。十几年前，我写的介绍苔菲的文章《试拨尘雾现清辉》，便是受到奥多耶夫采娃的影响。以后又读过苔菲的小说，非常喜爱，并翻译了6篇，这大概是中国介绍苔菲作品的开始。苔菲是俄国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幽默大师，她继承了果戈理的讽刺传统，深得其中三昧，又极大地影响后来者，左琴科可谓苔菲的嫡派传人。

苔菲在十月革命前已是遐迩闻名的幽默作家，从邮递员到沙皇大臣都爱读她的小说。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是她的读

者。1913年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之际，宫廷准备出版纪念册，大臣询问尼古拉二世收入哪位作家的作品，沙皇回答道：“苔菲！只收入她一个人，别人谁也不收！”苏联统治者斯大林也知道苔菲的影响。西蒙诺夫在回忆录里写道，1946年他和爱伦堡访问巴黎的时候，斯大林给他们下达一项任务：动员布宁或苔菲回国。当然他们两人一个也没回来。

苔菲嘲笑俄国国民的劣根性。她把俄国人身上的弱点，用夸张的手法、调侃的语言，展现在他们眼前，让他们自己笑自己。这是她与同她风格近似并深受她影响的左琴科不同之处。左琴科嘲讽的是苏联人身上的小市民习气，苏维埃政权下产生的不良现象，而苔菲针砭的是俄国国民的劣根性。以她短篇小说《毅力》为例。《毅力》写一个叫伊万的人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喝酒，一定要戒酒，只要有毅力戒酒并不难。伊万决心戒酒，相信自己有毅力。回家的路上看见商店里摆着白兰地，他想买一瓶带回家不喝，表明他有毅力。回家后立即将酒锁在食橱里。吃午饭的时候，他想：“我把酒拿出来摆在桌上不喝，说明我有毅力。”酒放在桌上后，伊万又想：“只要有毅力，启开也可以不喝。”酒瓶启开了。伊万看着启开的酒瓶，忽然下了决心：“不，我还要进一步，倒上一杯。不仅如此！我甚至喝一杯。人要是有了毅力，说不喝就不喝。”接着为了证明他有毅力，说不喝就不喝，他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最后醉倒在桌子底下。

苔菲曾在布尔什维克安德列耶娃发行、列宁掌舵的《新生活报》上撰稿，同布尔什维克有过短期合作，但她不理解也不接受

十月革命。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在《在格拉森崖上》、《断头台》和《儿童》等小说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920年她流亡巴黎，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创作力依然盛旺，佳作不断问世。苔菲晚年孑然一身，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1952年溘然长逝，但她的作品直到80年代后期才重返祖国。我读她的作品时会想，哪天我再到俄罗斯去，同俄国朋友一起咀嚼她的每个句子，读得烂熟，把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翻译是极辛苦的差事，局外人难理解，局内人也未必完全理解。要把苔菲作品原汁原味地翻译过来，也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除布宁外，奥多耶夫采娃着墨最多的是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和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奥多耶夫采娃把两个格奥尔基写得活灵活现，写得比其他人物丰满。这可以理解。一个是她丈夫，另一个是她丈夫的好友也是她的好友，她对他们自然更熟悉，下笔便会带感情。但在文学史上，不论是伊万诺夫还是阿达莫维奇，都无法同她写的其他人物相比。两个格奥尔基有相同的地方，都才华横溢，懒散成性。阿达莫维奇有赌徒心理，忌妒心极强，睚眦必报，伊万诺夫则玩世不恭，一副名士派派头。阿达莫维奇年轻时期写过诗，但算不上诗人。到国外后，倒在俄国侨民当中成为最权威的评论家。要挤垮谁，他只要振臂一呼，其他人便蜂拥而上。一次他和巴尔蒙特在《最近新闻报》相遇，争吵起来。巴尔蒙特懂得多种语言，博览群书，阿达莫维奇只懂法语。巴尔蒙特说他是“教育不足的呆头呆脑的中学生”。这句话刺伤了阿达莫维奇的自尊心。阿达莫维奇决心报复，发动他的追随者，把巴

尔蒙特挤出巴黎。茨维塔耶娃也是被巴黎的同胞们挤得走投无路，只得走上死路——返回苏联，1941年8月31日在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上吊自杀。把她挤走的同胞当中，就有阿达莫维奇。伊万诺夫比阿达莫维奇有诗才。他在国外出版的诗集《玫瑰》受到好评。梅列日科夫斯基把他封为俄国侨民第一诗人。他还写过一部回忆录《彼得堡的冬天》，讲述十月革命后彼得堡作家、诗人、画家和演员等文化人的故事。书写得十分有趣，但很多情节是他编造的。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看了大为恼火。我看过这本回忆录，还动过翻译的念头，后来知道很多故事是他自己编的，便作罢了。顺便说一句，俄国姓伊万诺夫的诗人、作家很多，提起伊万诺夫，人们往往想到苏联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装甲列车——16-69》的作者，而不是侨民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

巴尔蒙特和扎伊采夫也需要介绍几句，一个是曾在诗坛上大放异彩的诗人，另一个是德高望重的杰出作家。巴尔蒙特，用勃洛克的话说，“是俄国象征主义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他是20世纪初最受欢迎的诗人。他的诗集《只是爱情》轰动一时。20世纪俄国诗歌史可以没有阿达莫维奇，甚至伊万诺夫，却不能没有巴尔蒙特。巴尔蒙特周游世界，通晓多种语言，把外国很多作品翻译成俄文介绍到俄国来，打开俄国人的眼界。他激烈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写了《复仇者之歌》，并到处朗诵，惹恼了沙皇政府。1907年沙皇政府请巴尔蒙特离开俄国，他不肯走，理由是没有路费。沙皇政府给他拨出两千卢布他才走。沙皇政府的温和态度让古米廖夫惊叹不已。二月革命后巴尔蒙特返回俄国，

主编布哈林邀请，返回苏联。布宁说库普林第二任妻子“像运一张死熊皮似的把他运回莫斯科”。库普林是否像布宁说的那样，我没看过其他材料，无法断定。但布宁虚荣心极强，很看重院士头衔却是事实。他把院士头衔印在名片上，向他所住过的旅馆老板一一出示。布宁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起他来咬牙切齿。他对契诃夫也不大尊敬。布宁喜欢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他和奥多耶夫采娃夫妇同住在俄罗斯之家里时，老往他们房间跑，说是“为了那扇窗户”，实际上是为了窗户里的女主人。

布宁的听觉、视觉和嗅觉都极好，特别会感受自然。他作品里有很多描写自然的地方，可以说太多了。他的文字优美，用词考究，堪称美文大家，他想象力特别强，脱口就能编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他很看重小说《幽径》（也有人译为《暗径》），想从中派生出一批小说来，但他晚景凄凉，身体虚弱，精力衰退，想法未能实现。布宁仇恨布尔什维克，1920年他通过白军弗兰格尔将军占领的克里木半岛逃往土耳其，再转道巴黎。他写的《可诅咒的日子》便是记录革命后他在俄国逗留的那段日子。他自己说，苏联使馆请他参加宴会，大家举杯站起来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时，只有他一个人坐着不举杯。奇怪的是，苏联一直没禁止他的书，当然也没有出版他的书。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开始出版布宁的书。他比其他侨民作家“回归”得早得多。

《塞纳河畔》所提到的作家，俄国人并不陌生，但中国读者却不熟悉，所以做以上介绍，免得读者读这本回忆录时吃力。

蓝英年

本书重要作家、诗人

- ◎杰拉皮阿诺 (1892—1980) 诗人、文学评论家。
- ◎奥楚普 (1894—1958) 诗人、俄国侨民文学重要代表人物。
- ◎谢韦里亚宁 (1887—1941) 诗人，受到侨民文学流派排斥，病死在爱沙尼亚。
- ◎古米廖夫 (1886—1921) 诗人，诗人行会创建人。以“知情不举”罪被处决。
- ◎叶赛宁 (1895—1925) 出身农村，20 世纪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 ◎邓肯 (1878—1927) 美国著名舞蹈家。
- ◎格·伊万诺夫 (1894—1958) 诗人，作者丈夫。
- ◎阿达莫维奇 (1894—1972) 诗人、评论家。
- ◎梅列日科夫斯基 (1865—1941) 著名小说家、诗人、评论家。
- ◎吉皮乌斯 (1869—1945) 著名女诗人兼评论家。
- ◎苔菲 (1872—1952) 著名幽默小说家。
- ◎堂·阿米纳多 (1888—1957) 诗人、作家。
- ◎安年科夫 (1887—1974) 著名肖像画家。
- ◎巴尔蒙特 (1867—1942) 著名诗人。
- ◎茨维塔耶娃 (1892—1941) 与阿赫玛托娃齐名的女诗人。
- ◎库普林 (1870—1938) 现实主义大师。
- ◎布宁 (1870—1953) 著名作家、诗人，俄国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得主。
- ◎扎伊采夫 (1881—1972) 著名作家。

作者的话

我的两本回忆录——《涅瓦河畔》和《塞纳河畔》——得以问世，——应当特别感谢尤·康·杰拉皮阿诺，这本《塞纳河畔》便是献给他的。他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评判员。然而，写杰拉皮阿诺先生的那一章，是在死亡无情地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后写的。他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问世便去世了。但是他所渴望的，强迫我相信的，却实现了。我的书在国外只有几千个读者，我们侨民出版社的印数少得可怜。而现在这本书回到它的祖国，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我感到幸福，因为，亲爱的读者，我能把那些远离祖国、长期生活在异邦的人的气息和感触转达给你们；我感到幸福，因为今天我把他们在你们面前复活了。

我在《涅瓦河畔》的前言中恳求读者热爱我所写的人，因为正如法国哲学家马赛尔所说，“爱情赐予他们短暂的不朽”。每次你说“我爱你”，那便意味着你不会死，是因为我，爱你的人，还活在世上。

而读者在心里回应了我的恳求。为此我对读者深表谢意。

现在我恳求你们爱我在本书中所写的人。他们需要你们更多的爱，并不仅因为“面包苦涩和异国土地的阶梯陡峭”，而是因

为他们缺乏比面包更难以缺少的东西，那就是读者的爱。没有这种爱，便会窒息在异邦的自由空气里。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写道：“我不需要三百年后还有人读我的书，我需要人们爱我。”

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珍爱作家，特别是诗人。俄国人认为诗人用诗思考。

1923年马林娜·茨维塔耶娃说过，她从像需要面包那样需要热爱她的诗的国家落到不论她本人还是她的诗谁也不需要的国家，我赞同她的话。甚至侨居国外的俄国人也不再需要她和她的诗了。这便使用俄语写诗的人变成不幸的人。

我的读者，如果你们满足我的恳求，喜爱我所写的人，那你们便赋予他们暂时的不朽，我便会觉得在世上没白活一场。

啊，爱他们吧，把他们保留在人世间吧！

1983 ~ 1989

巴黎—莫斯科

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

三个月过去了，但我仍未料到，我永远离开了彼得堡。头一个月我在里加度过，我父亲在那儿安了家，然后我从里加迁往柏林。

我喜欢国外吗？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这里的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我在彼得堡想象的可不这样，这不是我想象的国外生活。

我老想回家，可我一个字也不敢提，要听说我想回彼得堡，父亲准会晕倒。

我没向任何人承认我完全失望了。大部分从俄国跑出来的人都对柏林的生活欣喜若狂，恣意享受。简直难以想象，过不完的节日，商店里什么都能买到，饭店、咖啡厅、出租车。还想要什么呢？

到了这里大家好像都把诗忘记了。让人难以相信，正是这些人，不久前，深夜沿着没有路灯的可怕街道，疲惫，饥饿，冻得发抖，冒着严寒，淋着冷雨，常常要穿过整个彼得堡，只是为了到艺术之家和文学家之家听诗歌朗诵。

我独自留在柏林，处于“守活寡”的处境。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已经走了一个星期，到巴黎去看望他的小女儿列诺奇卡去了，当然还有前妻。他到巴黎去是得到我允许甚至祝福的，谢天谢地，我不是个嫉妒的女人。他不在期间我舒适地安顿下来——在德国公寓租了一套带卧室和客厅的住宅，而他的朋友和熟人遵照他的嘱托不断来看望“守活寡”的我。

我通常上午逛商店，在棕熊饭店或费尔司杰尔饭店用午餐，